

婺源乡绅系列
UYUAN XIANGSHEN XILIE

那二爷的战争

NA ER YE DE

ZHAN ZHENG 程晖◎著

中国最美丽的乡村 中国最乡土的抗战



中国财富出版社
CHINA FORTUNE PRESS

婺源乡绅系列

那二爷的战争

程 晖◎著

中国财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二爷的战争 / 程晖著. —北京:中国财富出版社, 2015.3

(婺源乡绅系列)

ISBN 978-7-5047-5536-0

I. ①那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13629 号

策划编辑 王秋萍

责任印制 方朋远

责任编辑 张 静

责任校对 杨小静

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

电 话 010-52227568(发行部) 010-52227588 转 307(总编室)

010-68589540(读者服务部) 010-52227588 转 305(质检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fpress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047-5536-0/I·0180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张 12.5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·印装差错·负责调换

内容提要

那二爷原本是北京八旗子弟，因沉湎玩乐不理财，家道衰落。八国联军打到北京，携全家南逃到江西婺源。为了生存，那二爷一改往昔玩世不恭的陋习，利用自家过去经商的资源和婺源的优势，艰苦创业，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富商。1938年，日本入侵婺源，为了不当汉奸，他散尽家财，并和乡亲们一道，利用婺源的地形和气候等有利因素，坚壁清野，团结对外，形成铜墙铁壁，令侵略者无法攻占婺源，最后快快而走。而婺源也就成了抗日时期中华东南数省难得的一片未沦陷的“净土”。

婺源乡绅系列

NA ER YE DE ZHAN ZHENG

那二爷的战争

楔子

婺源首富

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，一个春天的清晨。

江南的一座古镇，典型的徽州民居。一条青石板路，两旁是黑瓦白壁、木雕门窗、马头墙、悬挂照妖镜的古式楼房和院落，每家每户都有门楣，门楣的匾额上头墨写大书“大夫第”“尚书第”“三省堂”“朱子遗风”“耕读传家”等，崔嵬醒目，雕刻精美。春节刚过，大门左右还贴着烫金朱红色对联，地上是星星点点的红色鞭炮纸屑，多数已零落成泥碾作尘。狭窄、曲折、幽深的小巷子，望不到头。墙角与溪边点缀着疯长的青草野花。

路上是三三两两着黑色或白色布衣马褂的行人，路边有三五家卖布匹、粮食、酒类、中药、茶叶、瓷器、猪牛肉、工艺品、金银首饰、日杂百货、文房四宝之类的店面，以及小饭馆、旅店、理发铺、打铁铺、裁缝铺，街道上还有或边走边叫卖或驻足招揽生意的小商贩，包括卖小吃、小玩意、女人化妆品、山货水果的，做豆腐的，崩爆米花的，收破烂的，等等。

或小巷里，或大街上，不时传来鸡鸣狗吠之声，鸟叫声、蛙鸣声、虫唱声、风雨声，与商贩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，很有人间烟火气息。商贩叫卖，与行人说话，都是古徽州

那二爷的战争

当地方言，虽然不大听得懂，却软语婉转、你侬我依，煞是好听。

这时，从青石板路的那端，迤逦走来一个高个儿中年男人，戴着一顶时髦的瓜皮小帽，身穿华贵的绸缎长衫，脚蹬北京老字号“内联升”手工布鞋，一手拿油纸扇，一手提竹编鸟笼，脖子上挂一串一百零八颗菩提珠串，手指上戴着两枚金戒指，一看此人便是有钱有闲，生活优裕。而其长相、穿着、气质，均与婺源本地人大为不同。他目光深邃，身材魁梧，神情高贵，气质不俗，城府难测，内在精明，步伐轻慢，稳如泰山。

只听他嘴里念叨着：“古树高低屋，斜阳远近山；林梢烟似带，村外水如环……好诗啊好诗！”字正腔圆，有板有眼，竟是正宗的北京话呢！一路上很多人认识他，均谦恭、敬畏地跟他打招呼，叫他“那爷”或“二爷”，他笑咪咪地点头回应，他已经五十五岁了，只是不显老。

他就是本镇、本县、乃至整个徽州南部的首富，婺源本埠最大的公司——京昌隆贸易有限公司的老板，那云乡那二爷。这个街上不少店铺都是他开的，本镇最大的一座老宅院是他家的，镇外很多茶山、茶厂、良田、瓷窑、砚矿也是他家的。

那二爷次第踱进他的那几个店铺，有卖茶叶的、卖瓷器的、卖金银的、卖贡米的，以及文房四宝店、男女洋装店、百货大卖行、典当铺等，转了转，瞧了瞧，说了几声，关照了几句，问了情况，交代完业务，见没有什么问题，颇为满意，就早早地离开了。一个人走出小巷子，沿着清澈幽静的星江河畔，走过古色古香的朱熹老夫子故居，走过佛相庄严、诵经不息、香烟袅袅的万福寺，走过长虹卧波的彩虹桥，来到郊区一片田园附近的凉亭里，这才坐了下来。

这座八角形的木石瓦结构小亭，据说还是四百多年前的明朝时期修的，雕梁画栋，古色古香，屹立于风雨之中、日月之下，与周围的山水田地融为一体，显得那么朴拙、耐用、小巧、好看。

春天来了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放眼望去，到处是朝气蓬勃的生机，是清新盎然的气息，是美不胜收的景致。那金黄娇嫩、一望无垠的油菜花地，那绿油油、翠生生的稻田，那茂密而整齐、一层层、一畦畦、一直延伸到半天云头的茶山坡……可都是他那家的产业啊！那二爷心里闪过一丝自豪和欣慰，但很快眼前蒙起一层阴翳，连连叹息了几声。

日寇的铁蹄越来越近，各地汉奸、伪军们蠢蠢欲动，婺源及休宁周围的亲日派势力准备成立维持会，想让他当这个会长。那二爷既不敢得罪亲日派，可也不愿当汉奸，只想平平静静、安安稳稳地做自己的生意。但他既然是徽州南部的首富巨商、乡绅领袖，论名望地位，他不当谁当？其实人人都知道，一旦谁当这个维持会会长，就必然会成为

遍布各地、隐于地下的“锄奸团”首先要除去的敌人。

这事儿让那二爷这些个日子吃不好，睡不着，白天老是抓狂，夜里常做噩梦，既影响做生意、会客人，而且把身体、精神都搞垮了。

目 录

第一章	京城往事	1
-----	------------	---

小云乡出生后没多久，他爹抱着他在房中踱来踱去，半是高兴半是忧郁、半开玩笑半当真，对他娘说着悄悄话：“嗨！这小子属猢猻的，而且生来就这么闹腾、机灵，以后长大了一定是个不安分的主，跟我的路数完全不一样，前途未卜啊！”

第二章	庚子南逃	15
-----	------------	----

待白德礼走后，那家母子也赶紧从小道快步逃跑。好在这支义和团队伍没有追上他们，否则又会是一场大祸。一路上，他们自然少不了对美国佬白德礼有一番议论。但是他们没想到，多年后，那二爷还真的有事来找他了，而他还真帮了二爷的大忙。

第三章 流落徽州 27

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，也许是上辈子与婺源有约定，那家一家三口自北京出发，走了四十多天、三千多里、六个省份，跨越千山万水、无数城镇和村庄，但到了婺源以后，他们竟停下了脚步。

第四章 新婚立业 45

两具滚烫的胴体合二为一，灵肉交融，在时而愉悦时而痛楚、时而平和时而激烈的一段段“穿越”之后，双双顺利完成了成为男人和女人的仪式。筋疲力尽过后，二爷觉得，自己曾经的那些放纵，都不过是不懂事的孩子胡闹，今天，才让自己终生难忘。

第五章 发迹之路 67

他慷慨大方，对本地豪强、外来枭雄、过路才俊皆友好拉拢，黑道、白道、红道通吃，与官府、土匪勾结，同革命党人、江湖人士交友，故而从清末到民初、辛亥革命、北洋军阀、国民党统治、中共根据地……他皆八面玲珑，左右逢源。

第六章 一代名妓 85

赛金花坐在离京的车子上，在车轮单调的吱呀声中，眼睛直勾勾的。她但愿别人都不要看她。她想到人们看她时那鄙夷的神情，就把腰板挺了挺，坐得更直了一些。在清朝皇宫的一片庆功声中，坐着马车萧瑟离开的赛金花，终于在背人处哭出了声来。

第七章 那江争霸 95

萧江宗宪比那二爷大十来岁，两人以兄弟相称，经常聚会，喝酒，品茶，游玩。二爷刚创业时，萧江宗宪还多少支持过他。只可惜，同行是冤家，商海无亲朋。在后来激烈而无情的市场竞争当中，两人的关系和交往越来越隔阂、疏远，怨惠越积越深。

第八章 那家子女 111

孩子们长大成人以后，令那二爷十分烦恼，觉得他们都是“败家子”，不满意。在他看来他们全都是“不务正业”，只知道走自己的路、做自己的事。而且四个人还是走的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，甚至是四方水火不容、你死我活的敌对势力。

第九章 归赣风波 125

那二爷这才明白，萧江宗宪今天摆宴设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那就是“请君入瓮”，让他做抗议中央政府将婺源划归江西的“呈文”的牵头人，他可不愿上这个当。跟南京国民中央政府作对，得罪堂堂的蒋委员长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一旦上头翻脸，吃不了兜着走。

第十章 紫阳鼙鼓 137

那徽建议的具体内容，就是把土地、茶山全部送给佃农，把仓库里的粮食都分给百姓，把钱财送给游击队、国民党军队和土匪军打鬼子，把茶厂、砚厂、瓷厂和店子统统关掉，清退所有员工并给他们多发一些安抚费，从而恢复为一个普通百姓，这样亲日派就不好强迫他当维持会会长。

第十一章 晴天霹雳 161

那二爷在短短的数日里，即接连失去了两位至亲——爱妻、长子！这个一直难免看重个人经济利益，自私世故，对国家、民族、政治、战争素不关心的大商贾，在痛失几个亲人之后，终于将民族大义置于第一位，第一次喊出了“我要抗日，打小鬼子，把东洋狗强盗速速消灭”的高亢之音。

第十二章 还我河山 173

婺源方面的国、共、匪三支中国军队，在把百姓基本上转移，把粮食、物资、值钱的东西都藏好以后，便将中川太郎少佐及其率领的一百多名日军严密包围在紫阳城里，使之成为一座四面楚歌的孤城，使之粮尽援绝、饥饿无助、嗷嗷待哺，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。

尾 声 东南净土 187

日军之所以最终放弃婺源，与当地有利的地理条件、自然环境有关的。婺源位置边远，地形崎岖，山多谷深，河网密布，云雾重重，湿气很大，各乡镇巷子弯曲幽深，易守难攻。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国共一心，军民团结，弄得日本侵略者无计可施，最后只好悻悻绕道走了。

第一章 京城往事

沧海横流，折戟沉沙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，清王朝夕照式微，渐趋没落；西方列强觊觎中华，蠢蠢欲动；军阀土匪群魔乱舞，欺压民众；民众生计苦难，日夜惶恐。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起义、洋务运动、甲午海战、戊戌变法、义和团运动、八国联军侵华、日俄争夺东北、清朝灭亡、辛亥革命、北洋政府、五四运动、国共两立、抗战八载、大决战……城头变幻大王旗，各领风骚三两年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

1900 年，即光绪二十六年，八国联军总司令先是西摩尔，后为瓦德西率所部自天津登岸，一路向西猛攻而来，迅速闯进京畿紫禁城。朝中一派慌乱，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等皇室人员仓皇出逃，原本已经积弱积贫的中华大地满目疮痍。尤其是华北地区，百姓遭殃，民不聊生。西洋兵、东洋兵烧杀抢奸，无恶不作，人们只得纷纷背井离乡，举家南徙。

最后，清朝廷竟以“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”为由，下诏令老臣李鸿章同侵略者签订了完全不平等的《辛丑条约》，被迫赔偿对方白银四亿五千万两，这个数目相当于整个清政府十二年的财政收入总和！这才讨得西方、东方众鬼子的欢心，停战休兵，扬长而去。



北京东城朝阳门内的隆福寺胡同附近，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，住着一户姓那的满族人家。那姓属于正宗的满洲八旗之正白旗，原姓叶赫那拉氏，最初是漠北蒙古族，后跟着皇太极、努尔哈赤父子一起逐鹿于白山黑水之间，争夺天下，成为关外满洲根正苗红的八旗之一，正白旗旗主多尔衮，叱咤风云，战功厥伟，大清入关前后被封为睿亲王。

其实说起来，叶赫那拉氏与大清皇室爱新觉罗氏是有宿仇的，毕竟曾经在草原上是多年的死对头，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谁也离不开谁；同时又彼此不共戴天，水火不容。故传说清朝最终的覆亡，就是慈禧太后造成的，她替先祖报仇来了。

后来，这户满族人家逐渐简化为汉姓那，可在满清朝廷里仍长期非常显赫，是百分之百的八旗嫡系。其祖上那彦成曾中过进士，历仕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，官至一品直隶总督銜太子太保，位极人臣。可此后不久，家道便慢慢衰落了下來。

到本书主人公那云乡的祖父一代，属于那彦成孙辈，那家人虽然没有了官职，也没有谁喜欢和擅长读书走科举，或货殖经商之路，但爵位还是保留的，家产也颇丰殷，日常生活还是宽裕的，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

那二爷的父亲，那洪熙那大爷，是一个典型的、老实巴交的老北京市民，没有飞黄腾达、光大门楣的野心，只喜欢一些琴棋书画、听戏唱曲之类的小名堂，平时性格谨小慎微，沉默寡言，见人点头哈腰，不爱张扬，与人为善，吃穿用度简单清苦，最后还娶了一个隔壁胡同的邢家平民女子。两人青梅竹马，朝夕相处，虽地位、身份、家境差别悬殊，但建立了很深的感情。不知情的人哪里晓得，他竟是八旗子弟、豪门后裔，而且家财万贯，宅院华贵！虽然祖业在他手里没法发扬光大，守却是守得很好的。

那二爷之母邢氏作为一个小家碧玉，能够被豪族公子那洪熙所看中，自有其过人之处。除了模样长得周正端庄、身体结实健康外，她在料理生活和家事管理方面的能力也颇强，还有北方女人、京城女人的巾帼英伟之气，性格果断干脆，为人慷慨热忱，深得全家的尊敬和信赖。因为丈夫那大爷文弱、低调、淡泊，所以在那家倒是那母做主，那大爷一切都听妻子的。

只可惜六十年风水轮流转，等到那洪熙大爷的长子那云乡那二爷长大成人后，情况却完全不同了。也许是那大爷太过艰苦朴素了一点儿，那二爷就要把失去的夺回来似的；也许是父亲过于压抑、克制，儿子却“矫枉过正”，走向了另一极端。那云乡年少时候的性格倒是豪爽豁达、古道热肠、好交朋友，可是也出手大方，生活奢华，挥金如土。偌大的一个家当，短短几年就被他挥霍得差点一干二净了，把那大爷气得早早命丧了黄泉。

那云乡生于1884年，即清德宗光绪十年，传统甲申年，生肖属猴。那是一个雷电交加、风雨如磐、洪水肆虐、京城大街小巷成了汪洋大海，雨后却又见艳阳高照、酷热难耐的、盛夏的晌午。就连那府外雄伟辉煌的隆福寺，也失去了往日游客如织、香火缭绕的热闹气氛。

小云乡出生后没多久，他爹就抱着重达九斤半、长得又白又胖像个人参娃娃一样的他，在房中踱来踱去，嘴里哼哼唧唧，半是高兴半是忧郁、半开玩笑半当真，对他娘说着悄悄话：“嗨！这小子属猴的，而且生来就这么闹腾、机灵，以后长大了一定是个不安分的主，跟我的路数完全不一样，前途未卜啊！”

他娘却正沉浸在头胎就生了个“带把的”真爷们儿的兴奋之中，只听得进恭维的好话，对夫君的这席话不以为然，马上沉下脸来，嗔怪着说：“呸！那可不能这么说，看咱儿子怪聪明的，将来有出息着呢！你以为你这样过日子就好吗？”

那大爷就再也不好说什么了。因为，小云乡突然屙出了一泡热臊尿，喷洒了他满手，又淋湿了他的袍子。紧接着，他先是咧开乳嘴冲他爹乐了一下，然后又马上洪声大哭起来。佣女连忙把小云乡接了过去。那大爷和那母一阵哈哈大笑，赶紧洗手换衣。

不知道是那大爷一语成谶，还是他实在有这种预见的智慧。果不其然，这小云乡长大以后，不但不爱商贾、做官等经营实务，也没有读书、文艺等精神追求——除了继承他爹的看戏唱曲、提笼架鸟、酗酒划拳等少数几项癖好之外，却不像他爹那样喜欢诗词书画、四书五经、弦歌雅意。

他还一改他爹一贯低调、退让的作风，很是张扬跋扈，仗着家里有钱、八旗子弟的显贵身份，在外面结交了大量三教九流的狐朋狗友，黑白两道通吃，还养了不少小厮，加之府上奴仆、下人原本就多，成天前呼后拥，不务正业，东游西荡，好不得意快活！是一典型的衙内阔少、纨绔儿郎。

除了喜爱玩乐、不思进取、游手好闲、打架斗殴之外，那云乡竟染上了许多恶习：成天打牌赌博、吸鸦片、逛窑子，花钱如流水，败家一阵风。他爹身体虚弱、性格文静，管不了他；他娘又当他是宝贝，从小娇惯他。于是，短短一年多下来，曾经粮食满仓、金银满库、宝贝成堆、古董无数的那府，竟大部分都被他花费掉了，家道迅速衰落了下來。

那二爷的战争

那洪熙大爷本来体质就差，患有肺结核、哮喘病，现在让儿子气得卧病在床，在闹义和拳、走八国联军的头一载，即光绪二十五年的严冬季节，呜呼哀哉而去。而那一年，那云乡二爷才十六岁。那云乡被大家称为二爷，正是在他父亲那洪熙病逝后才开始的。

所以，那云乡被人叫做二爷，是跟他父亲有关的，他父亲叫大爷，他就叫二爷。其实他在兄弟里排行老大，是长子。他还有个弟弟——那云武，小他五岁，生于1889年，即光绪十五年，生肖属牛，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一岁。那云武长大后被大家称为武爷。

那云武的性格爱好与哥哥那云乡大相径庭。如果说那云乡像他们的母亲，那云武则像他们的父亲：那母像个男子，刚强爽直、热情主动，那二爷继承了母亲的这些优点；那父则沉默寡言、谨慎谦让，那云武就继承了父亲的这些优点。

那氏兄弟俩虽然在性格、爱好上的差异很大，感情却很深厚，甚至从某个角度说兄弟俩还能形成互补，且那云武对大哥那云乡非常敬重。只可惜，那父也好，那母也好，做弟弟的那云武也好，都无法说服和劝阻那云乡的不良嗜好和败家行为，眼睁睁地看着好端端的那府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摧毁得不成样子了。

清朝末年，社会动荡，矛盾尖锐，世事变幻，风雨飘摇。那府的衰落，既是那云乡放纵挥霍的结果，也与当时整个国家的大气候有关。大清王朝日薄西山，大厦将倾，满族八旗全盘崩溃，倏忽垮台，又何止区区的一个那府！

二

在那家庚子年南逃之前的十来年里，在那云乡、那云武兄弟成长的那些岁月里，生活在天子脚下、皇城根儿的他们，有三件大事对那氏兄弟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第一件是1890年北京百年不遇的强暴雨。此年七月，长达二十余天的滂沱大雨日夜不停，海河流域北系发大洪水，偌大个京城一片汪洋，城内城外都被淹没在水乡泽国之中，比那云乡出生那年的雨还大、水还深。场面恐怖！

史书记载：

“海河……大雨滂沛，连绵不息，二十余日之久。”

“直、晋山水建瓴而下，河水陡涨至二丈三尺八寸，浩瀚奔腾，异常汹涌。”

“房山县山水涨发，冲入浑河。”

“卢沟桥上水深尺许，永定河南三工决口数十丈，奔涛骇浪，滚滚南趋。……西南一望尽成泽国，倒灌入南西门（即右安门），城门壅闭者数日。……并冲决南苑墙数十丈，穿苑东流，遂入东安、武清两县，以注天津。”

“前三门外水无归宿。……家家存水，墙倒屋塌，道路因以阻滞，人民无所栖止，肩挑贸易觅食维艰。……水顺城门而出，深则埋轮，浅亦及于马腹，岌可危。……外城之永定、左安、右安各门，雨水灌注不能启闭，行旅断绝，一切食物不能进城。”

“广安门、右安门外一带，平地水深丈许，一片汪洋，居民露宿屋顶树巅，呼号求救。……南西门、永定门外数十村庄被水淹。……非用舟船无从拯救，一时造办不及。”

“永定河、南北运河、大清河、潞龙河及任丘千里堤先后漫溢多口，上下数百里一片汪洋，有平地水深二丈余者，庐舍民田尽成泽国，人口牲畜淹毙颇多，秋禾尽遭漂没，为数十年所未有。”

那年那云乡还不到七岁，一个小娃娃。那云武刚出生没多久，尚是在母亲襁褓里吃奶的婴儿。

刚开始，那家和京城里所有人们一样，都对这场大雨和洪水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，以为与往年差不多，虽然雨水是很严重，但不会有太大危险的，于是一如既往平静地过着日子。等到问题严重时，却是已经晚了，危险早已来临，不可避免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灾难发生。得过且过，或者说苟且、勉强活着，听任宰割，这大概就是老百姓的生存哲学。

在光绪庚寅年北京那个可怕的七月三伏天里，人们都窝在家里，而不知大祸临头。接二连三地，很多人困在房中被饿死、冷死、憋死，很多人在水里溺死，甚至连尸体都被洪水冲走找不见了，很多人家里的房子倒塌，家具、物品、粮食、牲畜被洪水冲走、淹没或毁坏。

那家最初也是阖府人丁待在家中，饭菜倒是不缺吃，也不缺清水喝，可是庭院里、房屋里的浊水越积越多、越涨越深，部分低矮或陈旧的下房已经被狂风暴雨击穿屋顶，有些外墙颓圮倾倒。坚持了十数天以后，实在没法再住下去了，到处湿漉漉、臭烘烘的。晚上根本无法入睡。人就坐在炕桌上，靠着衣柜，发着愁，叹着气，面面相觑，偶尔眯眼打一会儿盹。白天饭菜也吃不下去，小云武日里夜里，屡屡被雷电之声吓得号啕大哭，小云乡却安安静静的，显得倒像个大人。

好在他们一对姓刘的下人夫妇俩，家在西边香山红叶村的半坡上，说是那边地势较高，房里肯定不会进水。丈夫自告奋勇冒着大雨赶回家去看了看，发现情形确实比城里好多了，就又赶回来准备接主人一家去他们那里暂住几天，待暴雨停了、